神游南太行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人在世间行走,难免会遇到难以言说的垃圾事。遇上了,就得清理自己的心灵。

读书之外,还有一个最好的清心路径,那就是心游山水。

那在耳边响了一夜的涧水,是龙潭沟下来的吗?随水斗折,到了一个有“日月星”石的村落。日、月、星象形石,镶嵌在从山上采下来的一块大岩石上,神秘的气息丝丝缕缕被我吸进胸腔,过滤着充塞其间的浑浊与烟尘。它们镜像了天上的日、月、星,也镜像了我的五脏六腑,我感到压抑,同时感受着空明与空旷。

我在空明与空旷里飘升,如同云烟。同时还在泥泞的河岸边奔逃,被恶狼追赶。它不是要吃我,是让我归于兽类。眼看着人狼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,我还鬼使神差地卖野眼,看暴涨的河水对岸,雪山像莲朵、像蘑菇,连绵在西天。

“快跑,看啥哩看?”

一声断喝,把我拉回脚下的泥坡,那是小时候经常过的一条小河沟。

恶狼呼出的气吹在背上,热乎乎的。手脚并用,拼命往上爬,有人抻手一拉,把我拉进一个粗钢筋编成的小门,嘭的一声,网状的钢筋门合上,恶狼堪堪被堵在另一边。

隔着门,一顿刀劈枪刺,眼见恶狼血淋淋滚到沟底去了。

“你是谁?为啥要帮我?”我喘着气儿问道。

“我是你的有缘人,只能帮你到这儿,往后的凶险,只能靠你自己了。”

心里一凉,人醒了,原来是一场梦。

一混沌,又睡了过去。

闭上眼往前走吧。走过长长的晃动着的木板吊桥,前面就是峡谷木廊道了。涧水冲着砾石,水的清响激荡着空谷。两岸山峰岭峦,一如既往的好看,好看了亿万斯年。

按照量子纠缠,是因为人看见了它们,它们才存在,看来宽宽荡荡的无涯岁月,没人看也活得自在。可惜人不是山,人守不住清净,总想吸引别人的眼光,且活在这眼光里。

遇事在自己身上找原因,这是良言。按照量子纠缠的原理,我日间遭逢的所有事儿都是自己招来的。究其底,是不修心。小恶也是恶,堆在心灵的后院,是难以清理的垃圾。

继续在木板栈道上缓缓上行,摸过两块来自数亿年前的古岩石,遇见一大片开黄花的蝎子草。叶子就像放大的藿香叶,叶边带有深而锐的锯齿,顶端拱出一条“壁虎尾巴”,看上去活生生的就是一只大蝎子。它会咬人吗?听说是荨麻科,惹了它会让人过敏。

除此之外,蝎子草是一味良药,具有散瘀、止血、止痛的作用。

钻进这片草棵子里,好好清醒一下,消消肿吧。

望中的岩垛,肥瘦都很美,人却万万不行。人过于膨胀,浪费资源事小,伤到别人事大,特别是伤及心与脑,让思想中风,那是最不划算的。

一道拦水坝,拦住急流的涧水,成潭,深而碧。坝下水帘,清亮成一道瀑。对岸峭崖生苔、生草、生小树。人在潭水中沉一会儿,晃晃悠悠上升,抚过湿漉漉的石崖、湿亮亮的草和树,有磨砺的锐痛,也有捧护的温润。

这会儿,这颗心与岩石一体,能有多强硬就多强硬吧。人要是能对自己狠,让血肉撞出钟磬之音,也是好的。但人,最终要宽恕和最难宽恕的,不也是自己吗?发热的脑袋挨一闷棍,收获是回归沉默和安静——

两头儿都掐断,让一切在我这里结束。

黑龙潭瀑布亮出千万把刀片儿,削身如泥。

在夜里,在梦里,我凝视着内里的黑暗与卑劣,借助这雪亮的刀片儿,将它们像胎衣一样剥掉……

终于穿出五行八卦洞,坐上了海拔1517.1米的铁打寨乱石寨墙。透过白云的缝隙,南望黄河一线,脚下层山如奔……

被透窗的曙光唤醒时,满心满耳都是南太行,都是南来北往的风。

一碗荷叶粥

◎袁涵(四川成都)

周末出游,去到一所寺庙登塔,从塔顶往下看时,一方荷花映入眼帘,红绿相间,荷叶簇拥着粉嫩嫩的荷花,格外清爽。下来后,直奔这方清爽,想要更靠近它,却未曾想到那是数盆荷花放在一起,供大家观赏罢了。

顿时想起家附近的荷塘,好大一片。每到荷花盛开的季节,我总爱去那里,只为从荷塘中的一条泥巴小道上穿过,任由身边的荷叶牵扯裤脚。母亲也是极爱那片荷塘的,不过她想的却是采荷叶做荷叶粥。

最开始我不知道荷叶也可以做食材。一年夏天,母亲专门带我去那片荷塘,走进羊肠小道后,她仔细观察着荷叶,找了片看起来十分翠绿的叶子摘了下来,说:“荷叶熬粥,夏天喝最好了,晚上给你尝尝。”我满脸问号:明明是一片好看的叶子,放进粥里怎么会好喝呢?母亲笑笑说:“晚上你就知道了。”

回家后,我跟在母亲身旁,看她用清水冲洗叶子,然后刀刀落下,瞬间装满了一盘子的荷叶丝。砂锅里小火慢熬的白粥咕哝咕哝冒一阵热气后,厨房里好像更热了。这时母亲把荷叶丝放进粥里,轻轻用汤勺搅拌,片刻,白粥因为荷叶丝的加入显得清爽了许多,还隐隐飘出缕缕清香。

母亲特意选了有水墨条纹的小碗盛粥,粥未上桌,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尝上一口了。粥熬得极浓,本来是很平淡的口味,但因为有了荷叶的点缀,满口清香。母亲说:“我最近在书上看到,荷叶可解暑,却并不寒凉,所以最适宜夏天吃。”我夸赞道:“不愧是我们家的专属医生。”母亲笑了。母亲爱看养生类的书籍,也喜欢看做饭菜的视频,而且热衷于看了之后做给我们吃。

之后,母亲每年夏天都会做上几次荷叶粥。我因为工作经常不在家,吃上荷叶粥的机会也少了。现在又到了荷满塘的时候,不知母亲是否已经在荷塘边驻足?我暗下决心,下周末一定回去,和母亲一起摘一片荷叶入粥。

爱的最高境界是“怕”

◎周成芳(重庆开州)

周末,亲友们相约去表叔家玩。走到门口正要按门铃,听见里面传来表婶的声音:“给你说几遍了,叫你去把衣服晾了,还在玩手机,耳朵聋了?再玩手机我一脚把你踢出去……”

表婶又在骂表弟?印象中,她经常对表弟这样大声呵斥。可表弟不是出差不在家吗?骂她小孙子?可小家伙才上幼儿园,且表婶一直把他当心肝宝贝宠呢。那是在骂谁?正寻思着,门开了,表叔笑容满面地和我们打招呼。

进屋一瞧,屋里只有表婶在厨房做饭。她一见我们就热情招呼,随后板着面孔对表叔说:“让你泡的茶呢?泡到哪里去了?晓得家里要来客,都不晓得提前安排,一天硬是不让人省心。”

“好好,马上去泡。”表叔赔着笑脸,哼着歌儿去倒水了。

我愕然了。印象中,表叔是出了名的脾气躁、嗓门大、不好惹,在老家小镇可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。就在前不久,一行人在餐厅吃饭,因菜里食物变质,表叔当即拍桌子,让服务员叫老板来讨个说法。

就是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,怎么在老婆面前唯唯诺诺,俯首帖耳的?

表叔以前可不是这样啊,我记得小时候经常见他和表婶吵架,表婶有好几次被气得离家出走闹离婚,母亲和一些亲戚还去劝过呢。

趁表婶下楼去取东西,表姑很不满地对表叔说:“你以前不是挺厉害的吗,怎么现在这么怕她?”

表姑是表叔的大姐,远嫁外地多年,这次正好回来探亲,见弟媳在弟弟面前呼来喝去的,愤愤不平。

表叔喝了一口茶,说:“没事的,我倒觉得她挺好的。以前开夫妻店经营小吃,她天天起早摸黑,现在还要带孙子,每天也很辛苦。前几年,我生了一场病,你们也都知道,都是她不分昼夜伺候我,整天提心吊胆的,生怕我出一丁点意外。别看她经常对我吼来吼去的,还不许我抽烟喝酒,其实都是替我着想呢。再说女人不是都有更年期吗?她现在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,心里窝火也不便对外人发作,她心里烦拿我当出气筒,说明拿我当最亲的人。我一个大男人,跟老婆较劲算什么本事?不是有句话说:家不是战场,赢了战争,输了感情。”

说话间,表婶开门进屋了。她在网上给表叔买的衣服到了,刚才下楼去门卫室取快递了。表叔乐滋滋地捧起衣服,双手搭在表婶肩上笑嘻嘻地说谢谢老婆。

“去去去,滚一边去。”表婶赶紧推开他的手,脸上却带着笑。

我恍然大悟,原来“怕老婆”是一种经营婚姻、稳固家庭的手段,这样的男人是具有人生大智慧的,其实表叔才是最大的赢家。

本社地址: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邮编:467002 印刷: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|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| 电话:3988715 广告许可证:002 零售价:每份1.5元
全媒体编委会办公室·4961924 新闻报料·4940000 广告刊登·4963338 发行服务·4965269 平报购时惠·8980198 上期开印·1:50 印完4:20